



(01693

第六回

秋風天解元乞食。

明月夜才鬼做官。

詩曰休題李白傲天子。謾道高場鹿酒徒。大何妨為乞食。情

痴且任咲狂夫。假男勉蘊今畢有倩女離魂古不無。誰教世情偏反覆。從來人事有榮枯。

却說李穆如同石生下在河南會館傍邊圓通寺內。清晨起來聞知出榜。李穆如只道梅翰林用情。中了石生。石生亦自擬必中。二人梳洗已畢。正待出門看榜。只見十數人蜂擁入寺口道報。李景文相公的。李穆如同石生忙起身問時。那報子取出報帖。李穆如看罷恰是解元李景文數字。遂復問道。榜中可有个齊相公公。那

春柳鶯

卷三

一

報子道。並沒有个姓齊的。李穆如打發了報錢。報子去後。李景文向石生道。解元如何是我。莫非錯報了么。石生道。豈敢錯報。表兄但恭喜。表兄今科擢元。即第一樣。只是弟不能在京奉陪。盤桓了。李穆如道。梅老先生一定不肯遺落表弟。且再候報來問他。石生道。想是梅老先生不知弟改了名姓。不能用情。亦未可知。然表兄既中了元。弟不中是實了。又何必候報。但我場中文字做得太過。于高古。若中必然是元。若非元。即不中了。此在自己可以定得。李穆如道。就是吾弟不中。在此代我照管。照管何妨。石生揪然道。不賄表兄說。弟淮安有一親事。尚未停妥。因聞考試。權偷寸隙。來此如今既擢不得一名鄉科。在此何用說罷。就令栢兒收拾行李。

穆如留之再三不肯遂亦隨別石生辭過寺主李穆如送出門外。又見二起報子報李穆如李穆如又問道榜上可有一齊相公。報子道並沒有个姓齊的石生道表兄不必再問了。這是弟之遭際。應該如此。李穆如悵然道吾弟大才自有飛鳴奇遇不必以此一時遭際為悶。可放心謀為親事。愚表兄明春俟會試後即來淮奉訪石生唯：應去各皆洒淚。正是

萬般心事千般用。

兩字功名一字天。

話說石生見鄉科不中別了李穆如悶出京仍訪畢小姐消息。不期破屋遭風行船遇浪苦被風浪羈留日行數十里及到淮陰盤費殆盡欲就清涼寺住恐徐州之事未結只得放下行李使栢

春柳鶯

卷三

二

兒坐在荒郊等著自己潛走到清涼寺訪問湛然路近先春園邊見一小頭陀在門後頑耍石生叫他一声那頭陀抬頭問道石相公几時來的。怎么不到寺中看望看望石生道湛然師傅可在寺中么。那頭陀道向外面收緣簿去了石生道這這畢老爺家可有人從任上來么。頭陀道畢老爺為貪酷官已坏了如今在杭州拿問家眷寄在本處錢老爺衙內了石生忙問道那个錢老爺頭陀道就是當初在徐州做官的錢老爺如今為拿賊有功陞為我們這本府石生道寄住錢老爺家就是小姐一人還有甚人頭陀道聞說還有一位姪兒見錢老爺無子權作錢老爺義子見在衙內石生聞說不勝感嘆又在先春園外探身窺視見內裏風霜

蕭瑟草木零落。大非旧况。遂信步復回。那頭陀道。相公何不到寺中。隨喜隨喜。石生道。等待湛然師傅回時。再來隨喜罷。那頭陀仍在後園外頑耍。石生一路納悶。來尋栢兒。行至半路。見一人肩挑酒榖。走出城門。傍有一人問他何往。那人說。請錢老爺公子在郊外賞菊。石生聞說。錢公子知是畢監生之侄。遂閃在一高坡上。觀其去路。見那人將酒榖挑在一野園中。園中有數人走出。皆手舞足蹈。相視而笑。却不聞聲。石生恨不能面向園中。問錢公子消息。因復下坡。想道。我與錢公子素未相識。如何得能與他談。及他令妹事情。又轉念想道。我千里而來。也是為着畢小姐。豈可他令兄覷面。反教錯過。這是必須要會的。只是思會無由。為此沉吟半晌。

春柳鶯

卷三

三

忽生一計。回頭向栢兒處。將玉蕭取出。又換了栢兒青衣旧帽。叫栢兒仍看着行李。復從坡傍走到那野園中。見那數人皆席地飲酒。且兼作詩。石生悄悄從山下傍瞥見詩題。却是觀菊。候衆人詩將作畢。將玉蕭吹起。衆人齊道。你是何人。在此炒鬧。石生道。小的穷途缺費。肚中飢餓。聞衆相公在此飲酒。特來化盞酒片肉。稍充飢餓。內有一老者。叫人斟了一碗酒。揀了兩塊肉。遞與石生。石生欠身接過。立在面前。故意遲延。慢飲。听衆人講話。要看那一位是錢公子。只見一少年者對衆道。我們今日這詩做得甚是如意。若錢公子來時。我們還有興趣。那一老者回道。他做公子的人。素常不會外出。我們怎請得他來。那一少年者道。也不為此。想是錢公

祖接梅道尊去。衙內無人留他在內料理事務。那衆人齊欠身道。富兄所見不明。聞得梅翰林方纔出京。如何就說到任。那一少年者。嘆道。連諸兄之論。亦未必是。除非遇見錢公子。方有的信哩。說罷。各復飲酒做詩。那一老者舉杯目頷石生。對衆人道。這等一個青年人。流落乞食。可見世情艱殆。衆人都為惋傷。那一少年者。嘆道。自古男兒立大節。不敢便為文。那曾見上天餓死好漢。這還是他技拙無能生。就叫化應當如此。那一老者正色道。兄論大錯。當初顏面糟糠不饜。卒壽早夭。夷齊蕪潔。餓死首陽山。豈非好漢。一少年者道。今人怎比得古事。若他但有所長。向豪門投身。也有飯吃。還是他無能。以致如此落剝。即如吾輩讀書明理。且擅詩賦。任

春柳鶯

卷三

四

他世情艱難。怎得致于此地。公那一老者改口連声道。是石生听罷。將酒吃過。送上碗去。那老者向石生道。你這一個青年人。為何不投一管家安身。以致做乞食。石生道。異鄉無人引進。只得乞食。那一少年者道。這本府錢老爺的公子。與我至契。我荐你去為僕。但你肖不能挑。手不能拿。思量做何事理。石生心下要訪畢小姐事。連声道。小的隨便書房中听用罷。那一少年者道。既做伏向公子在書房中。你却有何長處。石生道。小的也素擅文墨。就是詩賦一道。亦頗知其略。衆人各皆驚駭。以為謬談。那一老者道。他既出大言。必有大用。就將我們觀菊題目并韻。叫他和一首。若果然做得賞他。一壺美酒。兩盞佳味。若做不出時。罰他吹十套曲子。那

一少年者道說得有理。就叫人將整菜撤去。兩碗取一壺好酒。遞與石生。又將紙筆拿在地上。石生將酒吃過。展開紙來。見上面題已寫就韻限芳粧霜章四字。遂援筆即揮一律。後書齊也。水秋日草呈上衆人。衆人各皆驚異。接過看上詩道。

日暮千山人寂寞。

秋殘九月菊芬芳。

何曾粉膩青娥妬。

到處風流逸士粧。

傲骨浴寒三徑雨。

天風吹落一籬霜。

年來無限蕭條意。

相對依々賦短章。

衆人看罷。各道詩句也还不俗。又問石生道。這詩莫非是抄寫來的。石生道。若抄寫的詩句。那能恰好合相公的限韻。衆人道。你

春柳鶯

卷三

五

既曉得兩句詩兒。為何要與人家營工。石生道。小的知文章不能療飢。不若營工求食。衆人聞言。歎息。那少年者道。你且回去。明日討回話罷。石生道。請問相公尊姓。住居何所。明日好來找問。那老者接口道。這相公姓富。字雪烟。家住城內府前。是錢公祖門生。我叫吳皆吉。是富相公緊隣。你明日到我家討回信便了。石生聞言。謝賞而去。正是。

治民自古全非武。

乞食于今半是文。

却說這飲酒之人。見石生去後。也有驚異的。也有疑他的。獨那一老者。吳皆吉。再三叮囑。那少年的富雪烟。叫他舉荐到錢公子處求食。當日數人酒罷。詩畢。候錢公子不至。各皆散去。那富雪烟到

家即寫下一書向錢公子道。及吹玉蕭乞食作詩之事。并衆詩一
并封起投入府衙。那錢公子一見說玉蕭之事。并覩菊詩。向心下
甚是沉吟不決。只是齊也水三字。同了一新解元名字。尚有未白
即分付外面家丁傳喚富雪烟道。齊相公是新科解元。要請相會。
富雪烟聞知。吃了一驚。隨即尋着吳皆吉道。及錢公子所傳之話。
吳皆吉亦為稱奇。富雪烟道。我說不要管他閑事。如今錢公子要
請相會。却到何處去訪問。這個齊解元。吳皆吉道。富兄不必着急。
且回錢公子家丁去。候明日齊解元必來討回信。我們以此實告。
令他與錢公子相會。就是富雪烟照吳皆吉之言。回了家丁。歸去。
晚間富雪烟至家。躊躇一夜。未到天曉。即來吳皆吉家。等候石生。

春柳鶯

卷三

六

只見一管家從外走進報道。昨日乞食的人來了。富雪烟忙起。嚷
道。這奴才怎麼不叫齊相公。如何說甚么乞食的人。吳皆吉道。且
不要罵。俟小弟如今責罰他。石生仍是青衣旧帽走上。不知何故。
見吳富二人。忙走下迎着施禮。石生忙扯住道。二位相公。如何
與小的施禮。吳富二人齊道。我二人肉眼不識是新科解元。齊老
先生。喬粧乞食。晚生輩昨日獲罪實甚。石生亦驚訝道。小的是何
等之人。如何認作新科解元。想是相公錯了。吳皆吉道。先生不必
相瞞。同去會錢公子便知。富雪烟一把扯住道。齊先生且到晚生
寒舍。便飯少坐。再去相會。石生道。且會過錢公子。辯个明白。再領
盛情。因此三人同出門到府前。錢知府正不在家。隨着報事的。傳

與錢公子知道。忽一家丁走出道：「請吳富二相公回府。」留齊相公在後堂相會。吳富二人交付了石生欣然回去。石生走進後堂，等了許久，只見一小童傳開宅門，又請齊相公內書房相會。石生緩緩步將進去，到了書房，但見

香盈案几，踈透窓櫺。秋光與白水俱明。敗荷共鴉聲相辭。書史頻仍，不啻二酉珍異。龍蛇滿壁，盡是人日題詩。朱顏皓齒，在兼葭正少。錦心綉口，該傾白雪銷魂。靄和遜恍疑是天上玉容。楚衣冠，應不是凡間別種。

石生見錢公子透麗可人，從容走下，相為施禮。石生道：「他是畢小姐之兄，亦朝上還了一揖。」二人分賓就坐。錢公子道：「恭喜齊兄作

春柳窩

卷三

七

聖上門生矣。石生道：「小弟何以作聖上門生？」錢公子道：「想是齊兄不曾見新報么？」遂令小童取出報來，遞與石生。石生接過看時，上道八月二十二日，禮科給事徐一本為鄉試事，翰林院主考梅取中解元李景文，文不中式，請旨驗卷等因。旨命已取未取文卷，解入文昌殿。聖上于二十三日，御臨文昌殿，隨手拈着未中監員齊也，水文堪作元。當日旨下，將翰林院主考梅補淮安兵備道缺，以功代罪，仍擬已中未中諸生赴京覆試。尚未定奪，石生念罷，又驚又喜，付小童收去。茶畢，錢公子道：「齊兄為何不在京候考？」故作微服來淮。其意為何？石生道：「小弟有一知己，姓石，浼弟携玉簫來淮訪一畢小姐。昨因偶然見吳富數人飲酒作詩，故喬粧乞兒，特探

問畢小姐消息耳。錢公子忽作想道。前聞舍妹與一石池齋。曾結過百年之好。舍妹贈有玉簫一管。今齊兄言。道着莫非貴友就。是那石池齋么。石生忙。應諾。隨又問道。畢小姐如何是錢兄令妹。錢公子道。弟本姓畢。字守兼者。即家叔也。因家叔武林俗吏之務未清。故遙將舍妹寄于錢府。舍妹恐有世俗不按。妄求婚配。有失石兄之約。因浼弟同來。以作他之主持也。石生故道。原來錢兄姓畢。即畢小姐之兄。今日相會。可稱天湊奇緣了。錢公子忽皺眉半晌。道。敢問石兄。以此心腹事。不親自來訪。勞齊兄遠至。何也。石生道。石兄乃弟同社之友。素常以道義肝胆相信。前在京師。道及令妹之事。他費了許多苦心。弟聞知。亦不竟淚下。錢公子道。石兄

春柳鶯

卷三

八

如何道及。請試言之。石生道。他說令妹名凌春。石兄于正月十七日。曾在吳下玄墓古香亭上。見其詩句。知令妹是个才女。即着管家揭其詩句。在吳徧訪。不遇。後因揚州梅翰林家有赴館之行。買舟至閫門。遇一友人姓田。字又玄者。與一醫生姓白。字隨時者。說曾與令妹在常州看病。彼時石兄細細探其消息。知令妹在淮。即棄館來淮。住清涼寺中。又在先春園。聞得令妹琴音。彈出他古香亭所作之詩。後令花婆陸媽。將令妹原詩壁上。蒙令妹贈一玉簫。留為後日佳驗。不期後令妹隨令叔榮任武林。忽爾風雨兩別。此時石兄在京。無日不懸。于心。因托弟來訪。錢公子聞言。柳眉頓。感道。齊兄不言。弟亦不知。遂聞齊兄之言。乃石兄以他人之詩。悞

訪舍妹了。石生驚問道。當時令妹曾認詩句。且琴中又彈石兄之詩。恰兩相投洽。何悞訪之。有錢公子道。舍妹名臨鶯。非凌春也。并不曾作詩在古香亭上。且從正月二十日。在玄墓的。因得大恙。次日即返了。當日陸婆將石兄之詩。遺落家叔手。舍妹亦并不曾見。非悞而何。石生聞言。沉吟半晌。忽嘆一声道。這事石兄中小人白。隨時田又玄之詭言了。錢公子愀然欠身道。齊兄何怪白姓田姓。當怪石兄自悞其事耳。在白姓田姓無闕已事。誤以鶯作春。并以臨凌相錯。其失犹淺。在石兄遊梅。既見舍妹之詩。後在淮復所舍妹琴語。就當以理推之。若舍妹遊梅在先。怎知石兄而後。有古香亭之詩句。既舍妹遊梅在後。怎得遺石兄而先。有古香亭預筆。即

春柳鶯

卷三

此舍妹。非凌春可知。何石兄不悟。復着陸婆導其殷勤。在舍妹知石兄。非比遊人浪子。意不可却。贈以玉簫。實不曾見甚。庶古香亭之詩。难道陸婆。獨未致其意否。石生悵然道。石兄言玉簫。陸婆傳入清涼寺的。不曾會面。在石兄當日亦疑令妹。知石兄之詩。有先後不同。恐非凌春。故着陸婆拿古香亭之詩。以探之。不意今日因陸婆之誤。以致于無所不誤了。錢公子掩淚嘆道。今日之事。石兄悞訪。以致舍妹悞認。奈何。石生見錢公子淚濕芳姿。嬌若露滴。名花不禁亦掩淚慰道。石兄乃天下韻人。豈有得凌春而舍令妹之理。自然不悔初心。吾兄不必惋傷。致損芳顏。錢公子道。我怪石兄怎不親來面決。致人割肚牽腸。石生道。不瞞畢兄言。石兄因被人

所害而去。故今在京急求功名。恐前案未結。不得臨淮。錢公子道弟也。聞得他有飛害之事。在家君手。久已結案在徐。今徐州新任鳳公。不過僅存一緝獲。遮掩上台耳目。向他仍在京。不來。且今歲鄉錄。又不聞他名姓。全不以世情為事。真太踈放了。此石生道。在吾兄怪其踈放在石兄京中。如坐針氈。無刻不以功名令妹為念。錢公子低首拭淚道。如今他另有知心。以舍妹為念。無用矣。石生聞言。愀然移坐道。畢兄何為而出此言。石兄乃天下多情人。他意弟所素知。若一聞錯訪之信。斷不忍得凌春而舍令妹。但恐令妹見有凌春。不肯見愛石兄耳。錢公子回嗔道。齊兄此言。以舍妹為世俗之女了。舍妹頗知禮義。每苦憐才心重。只是面貌似小弟。恐

春柳鶯

卷三

十

石兄因凌春而嫌舍妹貌醜。石生道。吾兄青年多少。錢公子作羞語道。弟與舍妹同年。今已十七。只是弟長舍妹數月耳。石生作愧道。弟年僭長一歲。實愧面貌不及吾兄之丰姿。若廣寒仙子。真世間所無。即令妹之貌。得兄十之六七。亦冠天下羣娥。況竟似吾兄乎。令妹既果不棄石兄。石兄豈肯反棄令妹。求吾兄便寫一字道。達石兄。以實弟言。錢公子道。我觀齊兄美如冠玉。又見昨日覲菊詩。妙若麗珠。真才美并茂。自是解人。弟豈敢誣說相欺。且弟在衙。素不輕出隻字。即如昨日吳富二姓。乃家君之門生。請弟覲菊作詩。弟止口傳題出。不面赴召。今日所會齊兄。因玉簫之事。疑是石兄。又見菊詩口氣相同。只道是石兄假齊兄之名來訪舍妹。又喜

家君外出。故得接談。知齊兄為石兄知己。諒不疑我言為迂。石生聞錢公子之言。意方釋然。忽見一小童。拿出穀饌留飯。石生起身告辭。錢公子道。弟便飯不敢若留。薄具微儀。以代遠送。一程罷。隨向房中箱內。取出一包散碎銀子。付與石生。石生也正用着。只得收留。錢公子道。寒家忝為石兄新眷。齊兄又是石兄道義知己。幸勿以我言外傳。石生見錢公子出言動履。大非凡境。不勝依。應諾。錢公子令開了宅門。囑道。齊兄此行宜速。進京覆試。相會石兄。不可又往吳富二家。但吳富非吾類之人。石生應諾。錢公子道。聲。恕不遠送。二人就在宅門。拭淚別過。正是

錯事連綿不可訴。

畏情堆積向誰言。

春柳鶯

卷三

十一

却說石生聞錢公子之言。隨出了衙門。尋到栢兒下處。當即收拾行李。一同上京。不一日。行到徐州地方。途中正與栢兒。閒談錯訪。并覆試之事。忽見一人。從路傍過去。栢兒訝道。這是田相公過去了。石生忙。叫了數聲。那人不理。石生下了生口。向前扯住道。田兄別久。就不認得小弟了。田又玄忙回身。向石生揖道。先生因何至此。石生道。要往京應試。田又玄恐揚州之事。有碍。隨問道。別後可曾向梅老先生。那边去么。石生道。那館事前。夏間荐。怀伊兄去了。自後并不曾有書往來。田兄因何在此。田又玄道。因拜望此處。鐵不銖兄。故羈留未回。石生道。小弟也要看他一着。田又玄道。先生因何相認。石生道。曾在畢小姐家會過。田又玄忙道。只怕鐵不銖兄

也要進京。不能得間相會了。且問那畢小姐親來如何。石生道。說起話長。取在前面尋一靜所。與兄盡談。正携手走時。面前有一村店。布旗上書酒家二字。石生隨拉手入店。取了一壺酒。二人對談。石生就將錯訪之事。一說。知田又立。故道。當時白兄如何道及。石生道。想是白兄誤听以鶯作春耳。田又立道。先生可還要訪那。凌春么。石生道。小弟俟覆試後。再作圖謀。二人話猶未畢。栢兒走上道。相公早去罷。恐天晚不便行路。二生道。我还要看鉄相公。里田又立聞言。恐石生會着鉄不鋒。恐出他假名之事。隨想了一想。道。飲酒事小。莫誤來日行路。若先生要會鉄兄。只恐鉄兄未必在家。小弟正先去探問一回。若他在家。請來相會。若不在時。小弟

春柳鶯

卷三

十一

還來奉覆。何如。石生道。兄可速來。免弟久候。田又立將石生留着。村店飄然別去。方進城時。冤家路窄。恰好遇着鉄不鋒。原来鉄不鋒將石生在畢家。勾引飲酒。并徐州被害之事。久與田又立說過了。田又立即時相遇。即反言道。當日那假名士。如今在城外村店中。原來也是弟一相知。叫做田又立。適見他口稱曾與鉄兄在畢宅相會過。弟因知是他。向日假我之名。如今弟被他以偽亂真。不識鉄兄。何以策我。鉄不鋒聞言。即怒道。向日徐州之事。因他私逃。尚有一緝獲批。在鳳公處。既他本名叫做田又立。石兄且弄他在店。弟到州前。叫公差來拿他處死。又何慮哉。田又立道。既鉄兄有此義氣。弟且去弄他在村店中。可速來要緊。鉄不鋒領會。向州前

飛去。田又玄滿心歡喜，仍出城到村店中。石生見田又玄，忙立起，
喚道：「田兄，真信人也。」鐵兄可在家否？田又玄道：「即刻來店相會。」石
生令坐下，又取一壺對飲。來半壺，只見紛紛公差走入店內，不
容分說，將石生鎖起，口稱石生為田又玄。石生大喚道：「我非田又
玄，為何鎖我？」那公差即放了石生，又將田又玄鎖起。田又玄慌道：「
你拿我做甚么？」那公差道：「你鬼名石池齋，做了土賊，賊主不拿你
拿誰？」田又玄忙道：「我非石池齋，為何鎖我？」那公差又道：「我們不
管他閒賬，你二人總到堂上去辯。」那公差將石田二人一齊拉去。鐵
不鋒故意從外忙走進道：「二兄所為何事？」石生道：「他拿田又玄的
要將小弟帶拿了去。」田又玄道：「他拿石池齋的，亦要將小弟帶拿

春柳鶯

卷三

三

了去。鐵不鋒作驚訝道：「二兄既遭此大變，真假難逃，公論就回到
法堂折辯何妨？」石生道：「鉄兄之言有理。」田又玄說道：「我實非石池
齋，我乃蘓州人，石先生乃河南人，音語尚有微別，要我同去何用？」
石生道：「可取出批文看。」自知是你是我，公差忙取出批文。上道：「
賊主石池齋，父原任蘓州理刑，看罷。」田又玄道：「難道我父是蘓州
人，仍在本處做理刑？」眾人見田又玄說得有理，就將石生拉去。栢
兒扯住放聲大哭道：「我說叫相公早行路，相公不依，守出這禍
事來了。」石生回顧亦掩淚道：「我實不曾犯法，到州真假自明，你放
心在此看着行李。」可將玉簫取出，與我隨身帶着，恐有失誤。栢兒
隨即取出玉簫遞與石生。石生向田又玄道：「小仆乞權代照看。」田又

玄應諾。石生掩淚。拋下栢兒前去。田又玄向鐵不鋒。送至城邊。鐵不鋒回頭道。兄尚何往。田又玄道。炒得心中煩悶。到府上且歇息歇息。鐵不鋒道。我素常只認得兄姓石。却不曾與田姓相交。兄既姓田。到我處何幹。我明日要進京做此前程。也不得閒工夫。陪你東走西撞。你各尋路去。行李留着。且作飯資。田又玄聞言。愀然道。弟雖假名李問。其實好似石先生。鐵不鋒冷笑道。那兩句歪詩。今日想將起來。我還強如十倍。你尚自誇其能。若兄知趣。別尋去路。便罷。若說求情之語。那時白了面皮。把兄認作賊主。首到州中。將真石兄換出。恐傷雅道。未便說罷。竟走。田又玄慌忙欲待他往。又無行李。立着。心上一計。頓頭噴作喜。隨走到村店。故作慌忙。向栢

春柳鶯

卷三

十四

兒道。你相公到州。苦打成招。後面公差趕來拿你。相公叫我速帶你遠逃。你若不依。我先去了。栢兒聞言。前淚未乾。復加大哭。唬得慌。張。背着行李。跟着田又玄一路向北。哭去。正是

世事百年皆夢幻

相逢頃刻各分離

却說石生。被公差拿到州中。聞鳳公接淮安梅道尊去。尚未回衙。因在衙傍一土地廟內。同公差少候。石生心下計掛栢兒。又不知這事如何審理。只管胡思亂想。忽見夕陽西墜。一白鬚老者。引一紅顏女子。走到廟門叫道。石生。你月明星上雲開。萬里見青天矣。石生忙扯那女子道。我為你奔波道途。受了許多凄風苦雨。又遭此害。女娘你可知否。那女子哄而不答。那白鬚老者。將手扯着。那

女子道。我們往京快走。石生忙。向前再訴。那女子將石生一推。口道。你也往京快走。石生掩淚。扒起跑時。衆人齊喊道。老爺回衙了。石生驚覺。乃是一夢。見天色昏迷。明月早上。公差將石生帶到堂上。但有灯火滿堂。皎潔如晝。那鳳公端坐在案。隨問道。你就是那賍主石池齋么。石生立着道。監生姓齊名也。水。并不是甚么賍主。石池齋。夙公道。你是何方人氏。石生道。監生是河南開封府人。因秋試不第。遊李南方。蒙聖恩覆親取解元。奉旨上京面試。故從淮而來。經從老父師治下。偶過。不知公差因何事拿監生至此。鳳公聞是聖上取中的解元。心中也有些驚怕。遂沉吟作想。公差跪上道。老爺不可信他胡言。他在酒店中。已招認是石池齋。至此復

春柳鶯

卷三

十五

冒名矇昧老爺。鳳公道。你是解元。不是解元。我也不去理論。遂我從外晚歸。有一对。你可对來。若果有解元之才。涇渭自分了。石生遂欠身請对。鳳公出道。日暮人歸。鳥落一村。遮古木。石生回思夢中。那女子之言。恰與相會。即对道。月明星上雲開。萬里見青天。鳳公聞对。似欲寬宥。公差恐罪闕反坐。即忙稟道。這事老爺。湏要動刑。他明。是石池齋。父為蘄州理刑。他本籍是河南開封府生員。老爺不可因他冒言監生。姑取一对。以寬宥了他。恐上台聞知。未便。鳳公聞說。随叫取刑具上來。要難為石生。忽見一陣風起。將滿堂灯火俱滅。石生見堂後。走出一女子。衣服宛然如夢中所見。坐在堂上。衆役忙。點起灯火。依旧仍是鳳公衆役方扯石生下堂。

鳳公道叫那齊也水上來。石生走上掩淚道。監生是讀書人。豈有與賊為伍之理。望老父師秦鑑。鳳公道我看你這人品。斷非放法之輩。且名姓不对。出身各別。這是公差錯認你回去罷。石生揖謝下堂。公差道。他父曾為理刑本貫河南。現與批文相對。小的如何錯認。鳳公隨又叫石生回去問道。你父曾在蕪州作刑。廉么石生唬得慌。張。走上道。監生父親現在河南務農。并不曾做官。鳳公大怒。向公差道。你們賣放了。賍主故拿。這書生來。搪塞。以掩衆人耳目。還要妄辨害人。好生可惡。隨丟籤各打二十。放出石生。石生走出天昏地黑。不知何往。正是

既教名金榜。

先遭風雨場。

好人多折挫。

春柳鶯

卷三

十六

終久不成傷。

不知石生如何逃走。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畢臨鶯巧作風流婿。

梅凌春誓結姊妹親。

詩曰。風流才女致翩翩。打扮衣冠作少年。十首名詞成好約。一般酥乳續佳緣。出非紅拂閨粧改。配不文君道義全。磨墨吮翻千古意。舌喉難盡筆鋒烟。

却說石生蒙鳳公放了。走出衙門。天昏地黑。悄無去路。欲尋栢兒。恐後人復來拿他。回想那夢中女子所說。往京快走之言。即放下肚腸。另出一城門。帶月披星。直向京路而行。不消一月。到了京師。

會見李穆如。細言訪早遭害之事。李穆如亦道及科中。上本覆試之事。原來禮科給事徐。乃附考座師徐之弟。因梅翰林不中齊也。水附考座師妬忌解元。不在自己門下。因與他弟商議上本。不意聖上亦喜石生文字。故要重新覆試。出榜限在十一月十五日。諸生齊集石生恰好趕上進場。名登榜首。一名欽試解元。李穆如轉在第二。石生謝過聖恩。即謝前次附考座師徐之弟。禮科給事解元之事。未完。二月會試日期。又到李穆如會元進士石生殿試。又得探花入翰林院。大家不勝欣喜。一日春光明媚。李穆如在寓。差一管家請石生飲酒。石生正上馬出門。喝道而行。恰好撞見鐵不銖。兩目一視。石生隨叫撤回職事。那鐵不銖一看。唬得魂不附體。

春柳鶯

卷三

七

秀骨冰肌。箇口稱新貴。朱纓玉轡人。爭看少年金瓜迎面。藍蓋遮頭。錦衣耀日。身與春色爭光。朝靴帶露。足擬青霄俱遠。聲呼威武。于兩間却是舊日落魄貧士。路逢窄狹之長安。正是去年受害冤家。

鐵不銖見了。心下慌跳。正待走時。忽見一長班走出。扯住道。老爺要請鐵相公會話。鐵不銖慌道。我素常不認得你老爺。叫我有何話說。長班道。我老爺姓齊。若不相認。不犯着差小的來請了。鐵不銖聞說姓齊。心下方跳定了。些兒跟長班走入公館。長班回報。鐵不銖站立相候。許久。只見從後出來。仍是石生。唬了一唬。忙近前。下膝。石生扯道。鐵兄乃舊交。為何不行常禮。鐵不銖道。晚生應該

拜見石生。扯起相揖。二人安坐茶畢。鐵不鋒道：「老先生在徐晚生特備一觴。正來相邀。不意先生為那悞害事請去。未得稍盡地。心下至今抱歎。不識老先生何以得脫。」石生將女子顯魂鳳公出對之事說知。鐵不鋒驚道：「那女子想就是蘓小了。老先生真吉人天相。故蘓小出現代鳳公審問。」石生道：「鐵兄何以知那女子即蘓小也。」鐵不鋒道：「那衙內有一蘓小墓。向日晚生在畢老師處與先生飲酒行樂之時。曾已說過。那蘓小每遇冤民事則出現的。石生沉吟半晌。以為奇幻。又問道：「小价栢兒至今流落何方。」鉄兄亦知其近况。否。鐵不鋒道：「盛管家老先生原托那田又玄照管。想是跟田又玄去了。晚生自與村店一會。次日五鼓即起程來京。實不知

春柳鶯

卷三

十八

盛管家之事。石生想道：「田兄未必肯代。孛生照管小价。鐵不鋒欠身道：「這事却也難料。但田又玄非忠信之人。或者愚弄盛价帶隨遠方。以作自僕。亦未可知。」石生道：「田兄雖非忠信之友。然在孛生分上。斷不肯令我主僕折散。少不得還要送來。」鐵不鋒道：「老先生尚有不知。」田又玄乃天下第一個坏人。素假老先生大名。在外無因。索騙其盛价。為有送來之理。石生驚聞假名之言。請鉄不鋒細道。鐵不鋒將田又玄墓冒名梅家赴館。凌春小姐和詩白隨時夥騙一直陳上。又道晚生不諳。相與一載。只道他是石先生。後來為鳳公一節。方纔識破。彼時就被晚生逐去了。如今想來。竟成咲談。石生聞言。又喜又惱。低首自語道：「怪不得梅老先生管家。在淮

說甚麼不通的抵冒。古人道人須擇友而交。這畜生既作許多不肖事體。明知凌春是梅小姐。在徐相會。尚不說出深為可恨。致我奔走道途。有誤姻緣。鐵不銖恭身道。老先生有甚姻緣之事。被他愚昧。石生遂將遊梅訪凌春。被田又玄白隨時兩人指路。并贈田詩稿之事。一一說知。鉄不銖道。田又玄要佳稿時。想就存假冒之心了。老先生為何不防。石生道。那的孝生。只是好意。誰知他愚我往淮。鐵不銖道。但凌春乃梅老先生小姐。去年時纔十六未婚。自正月初五日遊梅。他現有親筆詩箋。在晚生處說罷。從身下一袋中取出。遞與石生。石生看罷。想道。這詩箋是我央花婆婆寄與畢小姐的。錢公子說花婆婆遺落畢小姐父手。如何在鐵不銖身上。

春柳鶯

卷三

九

遂問道。這詩箋鐵兄何處得來。鐵不銖道。乃畢老師在淮誤封程儀。與晚生的石生道。這就是了。遂叫管家收去。又咲向鉄不銖道。當日鐵兄被田又玄以偽亂真。在畢守翁處鐵兄反有疑。孝生為假冒之意。鐵不銖忙道。晚生當時一見先生。就知是飽孝大才人。物。豈敢有疑。石生道。那徐州誤害之事。只怕還是田又玄冒名。而及鉄不銖忙應道。此必竟是田又玄再無別人。石生道。以前這事皆小人之妄。吾已不究。但恐梅小姐錯配他人。吾與田又玄真前世之對頭。今生折我這段奇緣了。鉄不銖道。晚生到京淹留數月。所謀未遂。意欲明日回徐。老先生何不便寫一書。待晚生送至淮安。梅老先生處。石生道。我知梅老先生。近在淮作道。向因館事失

約被田又玄假冒。後曾有管家至淮訪問。我又不曾招認。如何得寄書道及此事。鐵不銖不語。石生想了想道。我有一同社怀伊人。在廣陵梅老先生家中坐館。欲寫一書煩兄寄去。只因路遠有勞。尊駕鐵不銖道。近聞梅老先生家眷俱移淮安衙內。老先生尚不知底。石生道。我尚不知。若果移住淮安。待孝生寫一書。敢煩鐵兄便作隴頭。遂令管家備飯。留鐵不銖坐着。石生即便寫了二書。前後錯落事情。一一盡載。陪鐵不銖飯畢。取出道。這二書一書煩寄怀伊人。一書煩寄府衙錢公子。鐵不銖謙應接過道。錢老師無子。不識此錢公子是何人。石生道。錢公子即畢守兼之令侄。寄住錢衙。權為義子也。鐵不銖驚訝道。畢老師向日曾酒後道。他并無一子。半姪為何。又有侄鬼。且晚生止。聞有一畢小姐。寄住府衙。莫非先生所會。即畢小姐也。石生嘆道。那有此事。鐵不銖遂不復辨。携書辭去。石生亦收拾上馬。赴席。鐵不銖將書如奉聖旨。兢兢業業。到次日。叫船出京往淮。正是

貧窮難遇揮金客。

富貴偏多下禮人。

却說鐵不銖領石生書札。不日到了徐州。復往淮安投書。先至道前。梅公衙門外探問。听得說梅老爺不知石相公改名。不曾中得。他與家中怀先生二人。嘆悔不已。前怀先生往蘓州家中。看了一看。昨日又進京。訪那石相公去了。鐵不銖聞怀伊人正不在淮。復走到府前。將二書摠投入府衙。錢公子正看報錄見齊也。水中了。

採花石生未中心下納悶聞得京中石老爺有書傳入忙取來看時上寫道

去秋得瞻丰采。過蒙教言。并承惠愛。桃花潭水俱深矣。時值青帝司權。垂楊搖曳。于東風。紫燕頻巢。于旧壘。知己一咲。倏阻山河。念京都。不與消陰同春。故友翻與塗人作伴。悵也何似。向者僕因徐州小事。爰池菴之名為也。水微服宋道。蒙兄不棄。欣以令妹見許。負笈來京。榮實托賴。近聞凌春。即道尊梅公之令愛。于去正初五遊玄墓前詩。即其筆也。想吾兄府署相接。亦必久鑒。尚祈代謀。以實前約。餘賜如縷。容再圖面。依々奉瀆。奉謝不一。

春柳鶯

卷三

三

錢公子看罷。見齊也。水就是石生凌春。即梅公之女。不勝喜躍。又取第二封書看時。封上道。怀相公書。随叫小童道。這一封書。錯投了。可傳出去。小童領書傳出。不一時。回道。帶書的鐵相公。問大相公。可相會不相會。錢公子道。不便相會。小童復將不相會之語傳出。鐵不銓仍回徐州。這日錢公子在衙思想。不能親出。代石生謀梅小姐之事。就令一管家。向城外傳那先春園傍花婆相見。原來錢公子。即畢小姐。喬裝男兒。寄居錢府。恐錢知府代他媒婚。有失石生之約。因在杭州對畢守兼托言。女兒不便寄外。故裝男兒。作其族姪。將侍兒翠雲。轉作小姐。惟花婆獨知。原不相瞞。花婆于無人處。就叫小姐。有人處。假稱相公。今日見畢小姐。叫他商議。

凌春之事。有小童在傍。故道相公。喚花婆。却有何事。畢小姐令小童退後。將石生錯訪。如今得中探花。有書謀凌春之事。一一實告。花婆聞言。皺眉道。老身近日聞得梅老爺有甚題目。叫諸色人等作詩。若合式時。招為門婿。今小姐既受石相公之托。石相公尚不知你是小姐。不能外出。謀為此事。恐後梅小姐被人娶去。豈不誤。石相公所托。底畢小姐道。我如今沒法處置。請陸媽。自有何高見。花婆想了想道。小姐與石相公之結約。畢老爺尚未知道。縱然畢老爺不日回來。見石相公。忻得得意。許小姐配他。安知道錢老爺之意不肯。又將小姐嫁他。亦未可知。如今凌春小姐。梅老爺招婿。將詩題也做數首。老身傳命送前。倘他取中了。那時小姐假粧新婿。

春柳鶯

卷三

三

至夜于梅小姐道及石相公之意。那梅小姐見小姐這片好心。再無不喜之理。就是畢老爺。日見你木已成舟。欲說是女兒。又說不出口。將梅小姐又不能退回娘家。只得搵嫁與石相公了。豈非兩全佳事。畢小姐聞言。咲道。但我不相。個新婿如何。花婆道。不過平常光景。只是少言少語。把臉兒放沉重些。就是畢小姐道。如今不知梅家。欲人做詩。却是甚題。花婆想道。听得說是甚楊柳枝詞。要作十首。小姐大才。自然不難。畢小姐聞言。喜道。向日那石生。到有十首楊柳枝詞。在我處。不知可是這個題目。花婆咲道。小姐付我帶去。若不是再送來重做。畢小姐猶遲疑不決。花婆道。這事再遲不得了。聞知詩稿。將已投完。可就寫出待老身去。一回來。若不

是再為之計。畢小姐遂拂几取一花箋，將石生柳詞寫畢付與花婆。花婆不勝欣喜，就辭畢小姐出宅門而去。畢小姐見他去了，心下盤算不多時，見小童傳說花婆又至。畢小姐忙開宅門，花婆迎著大笑不止。畢小姐忙問其故。花婆道：「那題竟是一毫不差。梅老爹管事的人問我錢公子為何不親來投遞，我說錢公子今日家下作文，那管事的隨替我投入衙內。光景有些機會。」畢小姐聞言心喜，令小童取茶留花婆叙話。忽見錢知府出坐早堂，漫書房門首竟過。知花婆是畢家旧人，穩不避諱，反叫留飯。果杰後面收拾飯出，花婆飯猶未畢，見錢知府手執一帖，退堂回書房，向畢小姐道：「吾兒梅大人取中你甚么楊柳枝詞，欲招你為婿，有帖在此。」請

春柳鶯

卷三

三

你相會畢小姐，忙立起道：「孩兒原只道戲言，今日杜撰一稿，為何就取中了。真事出望外，父親叔代孩兒回了罷。」錢知府道：「梅大人來意如何好却。我且為你作主成就二事。」俟畢盟翁來，再作道理。說罷，即傳諭外邊收拾禮物，備轎伺候。畢小姐只得換了衣服，令花婆坐在書房，帶隨几个管家出宅門上轎而去。不一時到梅公衙門，梅公迎入後宅相見過。管家呈上禮物茶罷，梅公見畢小姐容貌清雅，倏然如花枝在座。各叙初會套話。梅公道：「素聞大才，于去歲得其手著，即楊柳枝詞十首，即欲奉訪，不期為俗吏淹留。至今方得識荆。」畢小姐亦朦朧應道：「晚生蒙大人錯愛，榮選東床，實愧菲才，不稱過拔。」梅公道：「錢兄何謙至此。」遂令設酒，各重安坐。畢

小姐固辭不飲。後強勉飲了兩杯。滿臉通紅。上菜未畢。就起身告辭。梅公不好苦留。道：「我自今以後。皆是通家。不可拘禮。但老壤久慕錢兄大才。恨未識面。請內裏相會相會。不識意下。若何。」畢。小姐欣然從至內。又拜了梅夫人。梅夫人衣裳手帕俱備現成。以作見面之禮。畢。小姐領謝辭出。梅公也送了折乾的見禮。畢。小姐方終打恭上轎。梅公後又分付跟來管家道：「原禮壁上。明日吉辰。請公子至我處并婚。对你老爺說。不消費心。一應俱這。這備就。管家應諾。趕上轎子。一路與畢小姐說知。路甚捷近。不一時到了府衙堂上。畢小姐下轎。走進宅門。復歸書房。錢知府并花婆問其相見之事。畢小姐連明日招贅話語。并述一遍。錢知府道：「梅大人雖然如

春柳鶯

卷三

五

此說我這邊必須尋一媒人。下一聘禮。纔是。又道：「這都是你做甚么詩句。惹出這費錢的事來。說罷。分付家下置備財禮。打點招贅之事。又留花婆作一官媒。整忙了一日一夜。舉家未曾合眼。到次日。錢知府不等梅衙來請。即着轎馬擺設禮物。金鼓旗號。送畢小姐至梅公衙內。梅公迎進內堂。花燭輝煌。各官叩賀。往來不絕。直至夜間。方纔得寧。又整酒送房。花婆跟定畢小姐。不離左右。至梅公并夫人待臘。舉家酒罷睡去。方纔出房。閃在窗外。窺視動靜。但見燭光之下。四壁錦屏燦爛。香烟靄々。一对天仙。飄然在內。傳盃盞。一个初作新人。嬌羞不語。一个喬粧才婿。倚玉偎香。忽然兩下停盃。畢小姐意有所觸。因長嘆一声道：「天下之人未必痴心。」

似我梅小姐不解。但微視不語。畢小姐將燭掌在窓前。一書案上。請梅小姐坐在傍邊。一手抽出一本書。一手携着梅小姐手道。久聞小姐素擅翰墨。不知當今小姐所喜何人。詩集么。梅小姐不語。畢小姐道。你我皆官門之子。非凡俗可比。何吝教不語。梅小姐低声道。妾本無知女流。怎識名賢。畢小姐道。這是小姐過謙了。僕當日曾于吳門立墓。見小姐佳章。時同一相知。姓石號池齋者。讀之贊玩不已。难道非其筆否。梅小姐道。那詩偶然戲筆。貼在立墓。怎當法目。畢小姐道。敝相知石姓。頗博才名。想小姐亦所素知。自那日見小姐詩。後廢寢忘食。訪之不得。小姐亦可知否。梅小姐不解。畢小姐假作沉吟。太息。梅小姐亦竟有感。畢小姐又道。小姐大才。

春柳鶯

卷三

三五

僕實不敢叨陪枕席。因石兄之慕。故喬作婿。以待石兄。不知令尊翁之意。與小姐之意。亦如僕心否。梅小姐驚疑半晌。道。家君素慕石生才。李聞得寒舍。一怀先生。是石生同社之友。說他已有親在淮。乃畢氏之女。故家君不果其事。後家君在書房中。得楊柳枝詞十首。讀之類心。因訪其人。懷先生又道。乃石生之友。在淮居住。故家君借詞以訪。婚配妾聞君言甚奇。幻畢小姐听道事至此。你我皆會中人。不必相瞞。小姐可知。僕即畢氏之女否。梅小姐聞言驚疑道。君本男兒。如何認作女流。畢小姐道。我因家君任杭州通判。隨任杭州。後為官。坏家君發公衙門勘問。止留下我身一人。又無慈母。欲寄錢府。恐無知輩。妾來求親。以失石生之約。故喬粧男兒。

以作家君之侄。將身边侍兒翠雲轉作女兒。寄食錢府也。梅小姐道。既小姐與石生有約。又與我何與。畢小姐剪燭近坐道。若小姐有意。石生請發一生。敢陳細理。梅小姐請他說明。畢小姐只是不言。梅小姐只得對燭盟心。二人呼為姐妹。畢小姐今年十八。轉居為長。梅小姐今年十七。却為妹子。然後畢小姐將石生古香亭見詩。白隨時田。又立以鶯作春。花婆遺詩。自己贈簫。細為道及。梅小姐道。原來如此。家君與妹遊梅時。曾請石生為西賓。後有田姓冒名赴館。石生竟不知何往。原來石生被田姓所愚。錯往淮訪姐。以作妹子。畢小姐道。妹子何以知冒名。即田姓也。梅小姐將田又立鐵不鋒作詩。并石生荐怀伊人之事。細為談出。湏道這柳詞怀

春柳鶯

卷三

三

先生云。石生之友所作。姐。何以得來。畢小姐道。此詞乃石生。因我而作也。并非石生之友。梅小姐道。怀先生明。說石生之友。在淮居住。却為何故。畢小姐想道。想是怀先生。或詭言搪塞之語。耳。在我今日。亦不知令尊翁所選。就是此詞。偶因花婆說及。又有石生京中書至。言凌春即梅公令愛。只道我是男兒。托我代訪。我恐妹子事。夫不得其人。且惹石生。後來怨我。故將此詞。以撞天命。不意。竟成佳事。實屈美妹。少待石生。歸作法耳。梅小姐聞言。驚異道。近聞石生改名。齊也。水。得中探花。先時家君作主考。一心要中他。解元。因不知他改名。反遺落了他。我家怀先生。聞知不勝嘆悔。今進京。特去訪他。但不知姐。曾在何處。與石生相會。庶畢小姐

將石生假粧乞食觀菊作詩。自己喬粧男兒在府衙相會。說明錯訪話頭。并石生二者欲兼之意。盡述一遍。梅小姐道。原來只因遊玄墓。石生是正月十七。姐是正月二十。妹子是正月初五。有先後不等。故錯以鶯作春。被田姓愚弄。希圖冒名赴館。在姐招認錯于花婆遺詩。今日想起。雖愛小妹之詩。錯中大錯。實乃天湊奇緣。只是姐一段愛我念頭。終身難盡。畢小姐道。說那裏話。我二人雖然同心合意。恐令尊翁後來識破。我是女兒。乃石生之室。不肯將我妹配于石生。那時奈何。梅小姐道。家君一同愛石生詩才。巴不得將我配他。後聞他已有親。都垂涎不已。只是家君曾說一人無二妻之理。畢小姐聞言長吁。梅小姐又道。不知令尊翁之意。

可欲妹子同作石生之室否。畢小姐道。家君于世事全然不知。只指望令尊翁肯見愛時。家君回曰。再無不從。梅小姐道。既然如此。我明日將姐。好情。并石生錯訪苦心。稟與家君知道。以全此事。罷畢小姐驚道。妹子之言差矣。此事只可你知。我知如何。鳴之尊翁。倘尊翁一時不快。那時我有欺誑長者之罪。不但錢知府并家君不妥。且外人聞知。你我成何体致。必須待我仍作錢公子。修下一書寄與石生。只說凌春尚未有婿。你可速來圖為。他見信自然。即來我處。再着人通其委曲。听他出計謀為可也。梅小姐依言。二人談得情投意洽。忘却夜深。直至灯殘。暗方纔就寢。梅小姐臨睡時。先讓畢小姐上床。畢小姐笑道。我是新婿。必須先讓新人上。

床。梅小姐亦咲謔道。好個新婿。到會擇取丈夫二人。又低咲了。一
回。梅小姐見畢小姐解衣。露出一對酥乳。溫々如玉。換鞋時。脫下
一雙靴子。露出金蓮三寸。纏得緊々。雖然年長。梅小姐一歲。才貌
性情。就像一個模子。脫下的梅小姐。不勝欣喜。各稱奇遇。及垂錦
慢上床時。已四鼓。正是

談深不信更殘月。

夜靜難防耳隔牆。

却說梅畢二小姐。談罷就睡。花婆在外。一一盡听。身上不覺衣冷。
也去就睡。到次日。同家中了環俱起。走至房中送茶。見畢小姐仍
是男粧。就像个新郎光景。梅小姐仍是新人光景。一連過了兩日。
到三朝時。花婆與梅小姐。各皆默會。畢小姐叫進房中道。陸媽你

香柳鶯

卷三

三

走進走出。可曾聞得有人進京。店。若有人進京。與我說知。寫一字
寄石相公處。花婆道。寄書須要熟人。生人怎肯代我寄去。畢小姐
道。我說與你知。若遇熟人。留些心兒。就是。花婆應諾。時光迅速。春
老花殘。不覺又是四五月天。花婆打听得清凉寺中客住僧湛然。
要回京。修寺。隨即報與畢小姐。畢小姐于無人處。對梅小姐商議。
寫下一書。仍作錢公子意。并不提取梅小姐一事。令花婆送托湛
然。湛然聞得石生改名中了探花。正恐會他無由。見錢公子有書。
搃不推却。領書一直帶去。一日。泛早路募緣。行至河南地方。見前
面多少車馬騾驕。一陣擁來。湛然避道。讓那官長過去。見傍人道。
我們開封府。又添了一翰林院。益發興頭了。湛然近前問道。可是

新科的必傍人道。就是敝處這邊石府上的兒子。父親曾為蘄州府理刑。此人十一歲進孝。還丁了幾年憂。如今改名齊也。水中了翰林。歸家祀祖。此時方得十八九歲。湛然聞言。知是石生滿臉堆笑。復走回轉。委着前面車轎。不上十數里。見石生進城。到了本宅。下轎。畢竟自進去。湛然少停。將錢公子書札取出。煩管家通報。石生聞湛然至。喜出望外。即請相見。禮畢。茶罷。各叙濶別。石生取錢公子書折開。看道。

久違音問。想切雲霓。聞吾兄飛鳴上苑。作朝中柱石。四方咸慶。得八弟忝親末容。當拜賀得華札。知也水即池。齋回想。觀菊之境。昔云才人玩世不恭。良有以也。所托早已留心。梅公亦著

春柳鶯

卷三

无

意。東床在吾兄耳。惟望速駕臨淮。再無不就。去秋薄具聊代折柳。不敢當謝。便鴻修復。翹首并候。

看罷。喜笑不禁。對湛然道。老師可曾會過這錢公子。底湛然道。貧衲聞得他是畢老爺家族。住錢衙。到不曾見他出來。貧衲又因收緣薄。每日向四鄉六鎮奔走。不得在清涼寺中。這書是花婆偶然相遇。托我寄來的。石生道。原來如此。遂將錢公子錯訪相會之事。并鳳公拿究與謀梅小姐之事。盡述一遍。湛然側耳听罷。口中嘆念不已。又道。石老爺受了多少風雨。皆為着小姐。今日却一舉兩得。真世間罕有之事。石生道。还是托老師之宏福。在清涼寺中朝夕承教。故得有此機會。說罷。隨令備飯。湛然道。貧衲聞得老

爺位居翰苑。久擬赴京叩賀。不意途中得遇。今幸相接。少談就要
行路。不消備飯。石生嘆道。老師尚欲何往。湛然道。要進京。回本寺。
石生道。你且住下。我有別話與你商議。湛然不好推却。亦就停留。
少頃飯罷。石生道。老師緣簿可曾收完。湛然皺眉道。在淮羈留一
年。止收了五百。尚差一半。石生道。這項銀子。收在何處。湛然道。尚
在淮安。如今貧衲欲回京中。叫個師傅往淮。同我買些木料。帶進
京去。起造本寺殿宇。石生道。你不消進京。且同我到淮頑。那緣
簿之事。待我與老師完成功德罷。湛然聞言欣謝。石生起身分付
人役安排祭禮。一面寫了些紅帖。拜望鄉親。當日忙了一日一晚。
次日鄉親回拜。各皆請酒。石生一概辭過。命脩絲旗鼓手。猪羊祭

春柳鶯

卷三

三

物不勝繁華。出城祀祖。湛然同兩個管家。等至日。西方纔回來。又
請親隣飲酒。也有送賀禮的。也有送酒席的。整忙了數日。方辭
親友往淮。正是

畫士脂胭好。

人生富貴親。

翰林偏足重。

聲價值千金。

不知石生同湛然淮行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